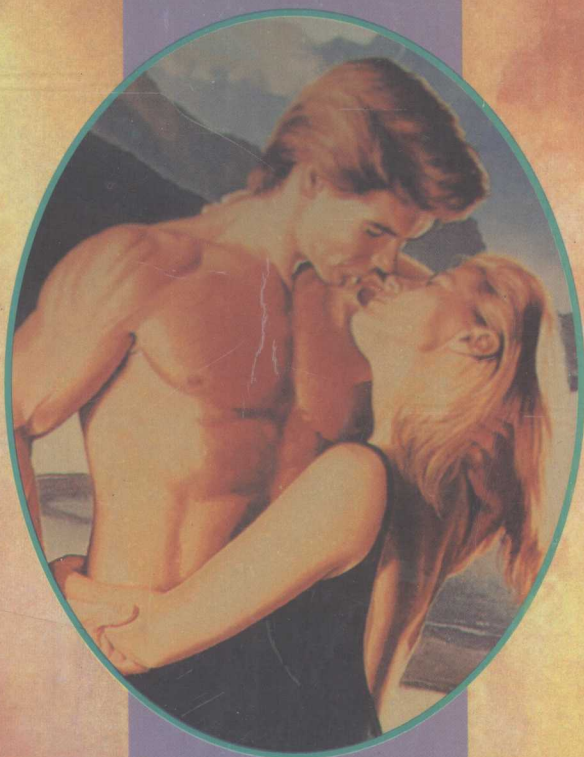


情蜜浪漫小说

KISMET® *Romances*

海岛情秘

Island Secrets



[美]达尔西·赖斯/著 刘玉红/译

DARCY RICE

情愛浪漫小說

海島情秘

[美]达尔西·赖斯/著 刘玉红/译

漓江出版社 出版
迈托出版(远东)有限公司协办

(桂)新登字03号

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
(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1 年版译出

海 岛 情 秘

[美] 达尔西·赖斯 著

刘玉红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86,7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册

ISBN 7—5407—1692—4/I·1089

定价: 7.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封面设计	审读编辑	组稿编辑	责任编辑
林晓鸿	朱寿兴	莫雅平	陈作慈

- KLSMET™系美国迈托出版公司的商标之一,现已在中国注册。
- 本书版权所有,书的每一部分未经出版者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手段进行复制、改编或摘录,侵权必究。
- 书中人物纯属虚构,如有相似,实属偶然。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4)
第 二	章		(15)
第 三	章		(28)
第 四	章	... v	(37)
第 五	章		(54)
第 六	章		(79)
第 七	章		(89)
第 八	章		(107)
第 九	章		(115)
第 十	章		(133)
第 十 一	章		(139)
第 十 二	章		(172)
尾	声		(192)

引子

艇身穿越低沉的海浪，有力地劈开一条道路，随着每一下凌厉的击打，两舷飞溅出一排细细的水雾。半小时以前，西沉的太阳已消失在海岛的山脊后面，傍晚的最后一道金光迅速消退，将天空让位于紫色的暮霭。蔚蓝得半透明的波涛暗淡成黑魑魑的峰顶，像远方一脉无尽的山峦。

舵轮后的男人站起身，在渐弱的光线中极力想看个清楚。咸咸的、活泼的风漫不经心地拨弄他金色的浓发，他匆匆捋开遮眼的几绺，眯缝双眼，凝神在闪烁微光的罗盘上核对航向，然后将风门杆推到最高档，小艇急速飞进，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轻轻搭在舵轮上，对海潮最细微

的变化作出本能的反应，一边微微调节航向。

他朝方方正正的黑表上的荧光数字瞥了一眼，小艇速度极快，根据他的估算，黄昏后不久便可按计划到达小岛，黑暗不会给他添丝毫麻烦，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港口，找到泊点。其实，无论白天黑夜对他的航行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以前这样干过无数次了，虽然最后一次是在十多年前，但他知道自那以后，圣·卡特来纳岛几乎一点没变。

事实上，卡特来纳岛变还是没变，于他都是无关紧要的。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关心这个小岛。许多年前的那个晚上，他抛弃了它——什么，他逃跑了？那天晚上，他以创纪录的速度横渡海峡，回到大陆，并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回到岛上去了。

但是，他没料到人是离开了，那种感觉却不肯离开他，至少不那么快，不那么容易。悔恨和失望终日在他心里纠缠成坚硬苦涩的一团，他除了努力适应这样的生活外，别无选择。终于，光阴和距离起了作用，直到此时此刻。有时候他觉得他在岛上那段逝去已久的岁月似乎成了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他拉好防风紧身上衣的拉链，即便现在是夏末，太阳沉到地平线下以后，水上依然凉嗖嗖的。被大海湿润的空气冷冰冰地吻遍脸的感觉，他仍记忆犹新，这是海洋向穿越它的人们提醒它那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霸权。

阿瓦朗的灯火在迅速消退的暮色中变得清晰可见，夜幕降临，将海岛裹入黑暗，环绕港口的山坡上到处摇曳着微弱的小镇灯火，一盏盏小小的桅杆灯出现了，飘飘闪闪，像萤火虫在泊船上轻轻地游荡。

小艇来到海港入口处，他把风门杆扳回空档，让船在轻柔的海浪中滑行一会，他趁便喝起酒来。小艇穿过海岛投下的黝黑、粗犷的阴影，穿过房屋射出的温暖的灯光，最后沐浴在娱乐场那片颇为壮观的白色光芒之中。

男人深深吸了口气，突然意识到心脏胸腔里有力地□彭□彭跳动，一切都没有变，十多年前被他装在记忆中带走的景象再次重现在眼前。查德·卡弗终于到家了。

第一章

“混蛋游客！”

瑞安·塔克把自行车内胎摁在水里，盯着泡泡，肯定有两个、三个——不，四个！一个凹凸不平的铁盆盛着浅浅的水，细细的、银线般的水泡往上冒。为什么人们不走铺好的路？那才是他们该走的呀。

她用粉笔在冒泡的小洞上做了记号，把滴着水的黑色内胎朝工作台扔过去，它撞到墙上，弹回来，扑通一声，湿淋淋地落在伤痕累累的木台面上。这个内胎太破了，不值得再去修补，可除非特别急需，她没有钱为铺子添置任何新东西。

用到完，穿到烂，修补能凑合，没有也能过。

她好像听见了父亲的声音。毫无疑问，他赞成她的节俭。他虽然去世将近七年，但他那丰富尖刻的新英格兰格言仍常常在她耳边响起，特别是她在铺里干活的时候，弗罗斯特·塔克在弗罗斯特修车铺里花费许多时间耐心教导女儿如何运用心灵和双手干细活。他遗憾自己没有儿子，但他从不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别人，特别是跟他姓的女儿。

塔克在破旧的牛仔褲上擦干手，疲倦地四下打量她的铺子。门开到最大限度，夏末的阳光通过高高的双扇门倾泻进来，在木地板上形成一个长长的金色矩形。要干的活儿多着呢。

两辆脚踏车已经七零八散，扔在铺子的角落，一辆的汽化器粘糊糊的，另一辆钢圈弯了，现在这一辆需要装上新胎，看来今晚得干到深夜，要不然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最后一个大周末又少了一辆出租的车子。

她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住在阿瓦朗这样的旅游胜地意味着她像大多数岛民一样，靠游客生活，意味着她得为他们的到来作好准备。她不愿再想这些烦心事，便出门透透气。

一排排自行车和脚踏车摆满低低围起的小

院落，全部漆上救火车的亮红色，这是她店铺的标志色，看到漂亮的新招牌傲然立在院门，她精神一振，这是她这个夏天最大的一笔投资，这笔钱花得完全值得。新招牌取代了褪色的手写旧招牌，那是她在差不多六年前自己漆成的。

“飞驰自行车、脚踏车出租店”，白得耀眼的底子上刷着亮红亮红的字母，衬上Z形的闪电标志，招牌底部是一行较小的字：瑞安P·塔克，店主。

她的视线从招牌移到自行车上，它们沿院子周界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在太阳底下熠熠发光。每一辆都擦得锃亮锃亮，发出夺目的光彩。它们全部经过她的严格审查，她尽力使自己的设备处于最佳使用状态，即便她的车不是岛上最新的，也总是最鲜亮的，父亲绝对赞成她这么做。

她倚在店铺暖烘烘的墙上，太阳晒着皮肤，漾起一种慰藉。不管怎么忙，塔克每天都要好幾次停下手中的活儿，享受一会岛上她总也看不够的美丽风光。起初，她只是强迫自己在大忙日出门走一走，但现在这成了一种仪式，一种不需要由意识决定的仪式，成了难得的宁静的重要

组成部分。

游客源源不断地经过她的院子，大多数是一日游的。他们身上挂满相机和纪念品，急急忙忙走向码头搭船返回大陆。父母抱起累得走不动的小孩走完最后几步路；大一点的孩子跑在前面，回头大声鼓励他们的父母；不同年纪的夫妇、情人手挽着手，旁若无人地享受海岛上最后几分钟的罗曼蒂克。

从等候的船上传来低沉的长鸣，招呼掉队的人们上船。塔克不看表就知道现在是六点十五分。这艘船六点半整驶离码头，开始穿越海峡，登上归途。甲板上站满疲惫不堪的游人，勉强地挥手向圣·卡特来纳道别。

塔克对游客们的感觉一清二楚。仅仅在六年前，她还是他们中一员。她还记得第一次渡海的情景，那次旅行是常常喜欢玩弄新花样的彼得送给她生日的一件意外礼物。

“今天，”那个星期六早晨，他宣布道，“我们将抛弃水泥房和快车道，抛弃洛杉矶这座伟大城市的交通的烟雾，我们要逃跑，哪怕只逃一天！”接着他猛地抱住她，亲吻她，他们情不自

禁笑了起来。他们那时候笑声真多。

彼得的冒险总能博取她的欢心，但卡特来纳触动她的是另一样东西。他们上岛后发现的是一颗未受磨损的天然明珠，它似乎悬浮在另一个世纪。塔克简直不相信这样的地方离南加利福尼亚海岸仅有26英里远。她很快意识到在岛上呆一天实在太短太短了，甚至还没开始欣赏它的自然奇景呢。他们一同在岛上探索阿瓦朗的沧桑史和海岛内陆粗犷、原始的美景，一天很快地过去，回家的时辰就这么一眨眼就到了。

一天结束的时候，大船缓缓驰离码头，返回陆地，塔克懊悔地注视阿瓦朗的灯火明亮起来，她紧紧攥住彼得的胳膊，泪水不知不觉溢满双眼。在短短的一天里，卡特来纳就夺走了她的心。

“嗨，塔克！别再做白日梦了！”沙哑的嗓音将塔克从沉思中唤醒。从街道拐角处的比基尼泳装店门口伸出一颗红色的小脑袋，拼命朝她晃动，“今天是星期五，晚上我和你到这死气沉沉的城里闹一闹！”

塔克笑了，挥挥手。朱迪总能使她心情好

转，她48岁，长塔克18岁，却有年轻人一股约束不住的精力。据她自己承认，她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追逐男人上面，朱迪紧走几步跨过窄窄的街道。

“喂，塔克，我们在浪费宝贵的时间！锁上店门，回家去，把你指甲里讨厌的油泥弄出来，好好洗个热水澡，把自己变成阿瓦朗的冰雪女神。”塔克微微一笑，原谅了朋友给她起的这个戏弄人的绰号，“今晚我们到码头去，要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朱迪把一只指甲修剪得完美无缺的手搁在小巧紧绷的屁股上，暗示地撅了撅。“晚上和一大群无聊乏味的女孩谈天说地，我压根儿不感兴趣。你要是听懂了我的话，最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要用你作饵子，看看能钓到些什么玩意儿。”

“别拿我开玩笑。劳动节快到了，我还有三辆车没修好，我可不想在旺季的最后一个大周末没有足够的车租出去，你知道我急需钱用。”

塔克用一只手将一头细细的金发拢成齐整的马尾，另一只手伸到牛仔裤兜里找橡皮筋，“而且，你根本用不着我去当饵子，实际上，

你用不着别人帮忙，你自己就能行。”她用橡皮筋把齐肩的头发束好。

朱迪摇摇头，低沉沙哑地笑道：“嗯，当然我要是不同意你的话那就是说谎啦，我得承认我这个老姑娘还算顶用。”

“朱迪——”

她举起一只小手，“我的身段还是挺不错的嘛，不过，我真想有你这样一双腿，”她朝塔克裹在牛仔裤里修长的双腿作了个手势，出于下意识的虚荣，朱迪摸了摸自己的红色短发，“不过你是对的，我还行，”她渐渐严肃起来，“你，从另一方面说，还太年轻太漂亮，不能在那间小屋里做隐士。”

“我喜欢我的房子，”塔克立刻抗议道。朱迪从不轻易罢休，她能把谈话引向自己擅长的领域。朱迪是个不错的朋友，但塔克不希望别人来管她的闲事。

“那房子不赖。我不是在谈房子，你知道，光是一间空空的房子和堆满机械的院子……”朱迪精巧的手朝脚踏车厌恶地挥了挥，“……不能使女人幸福，她需要更多的东西。女人得照顾好自己外表，女人需要引人注目，需要被宠爱，

需要有个伴儿，男性的伴儿，我亲爱的塔克，你还要我再说详细点么？”

“我确实希望你别再说了，”塔克抱起双臂，警告地摇摇头。

“得了，塔克，这是为你好，你现在这样生活不对劲儿，你不能假装不孤独……”

“朱迪，我不想谈这个，这不关你的事，”她语气强硬起来。

朱迪似乎还想再说下去，想了想，还是住了口。她思忖一会，声音轻柔地重新劝诱道：“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我们不谈这个了。就算去开开心，行不？得了，塔克，你今晚不想和我出去么？我保证你玩个痛快。”

塔克叹了口气，她不想伤害朱迪的感情，她知道她的朋友正在做她自认为是天底下的第一大好事，也许，她的话有一点儿是真的，但塔克现在不想考虑这种事情。

“说实话，朱迪，我本来可以去的，不过我得在明天早上让这些车子跑起来。谢谢你的邀请，真的，非常感谢，改天吧，等不太忙的时候。”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朱迪搂了搂塔克，然后推开她，扳住她的胳膊，扬起拨过以后又描

好的眉毛，“你真让我伤脑筋，知道吗？我这么爱你也是件好事，那么下个星期五怎么样？能向我保证吗？”

“好吧，我保证。”塔克勉强同意，“那时候旺季结束了，我多有点空。”

“定死啦，就算事先通知你了，我要盯着你不让你改口。好了，我得锁上店门跑回家，把自己打扮得令人不可抗拒，在我这个年纪得多费点儿时间。你就自己打发一天吧，明天见，塔克。”朱迪三蹦两跳过了街，消失在小甜甜比基尼泳装店粉红色的大门里。

塔克看着她回去，亲昵地摇了摇头。朱迪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塔克知道，在她多少有点不知羞耻的外表下面藏着一颗忧愁敏感的心。她是岛上居民中第一个向塔克表示真诚欢迎的，塔克永远感激她在她孤独痛苦的日子里对她的关心，朱迪支持她同情她，但也尊重她保留隐私的要求。慢慢地，她们成了好朋友，最后成了最好的朋友。

和朱迪呆在一起当然好玩，但塔克有时不喜欢她们晚上结伴出门时朱迪的所作所为。生活在整有2470名固定居民的海岛上，要找个理